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

虞山錢

男 格壽平

門人

朱良弼賚予

訂

程來祉克昌

少陽全篇

合病併病附

少陽證治第十四

少陽正治

少陽之爲病。口苦咽乾目眩也。一

少陽者。足少陽膽經也。胆爲東方初生之木。名之曰少陽者。天地之陽氣生於黃泉。則草木之根莖勾萌于至陰坤土之中。謂之厥陰。至三陽開泰。陽氣透地。則萌芽生動。二月而陽氣上騰。以雷霆之鼓。風雨之潤。而草木條達。陽氣附于草木而初生。故爲之少陽。人身以臟腑居于軀殼之中者爲三陰。陽氣由命門而出。爲無形之三焦。難經所謂命門爲三焦之原是也。三焦附於肝膽。猶天地之陽氣附于草木也。是爲心陽。主乎軀殼之裏層。由此而盛陽外布于肌肉而

爲陽明。行于營衛。達於皮毛。而爲太陽矣。靈樞經脉篇云。足少陽之脉。起于目銳眥。出走耳前。至目銳眥後。下頸入缺盆。邪在少陽之經。故目眩而咽乾。又云。是動則病口苦。善太息。且手少陽脉之支者。亦走耳前。至目銳眥。動則病耳聾。嗌腫喉痺。故少陽之爲病。口苦咽乾目眩也。

傷寒中風。五六日往來寒熱。胸脇苦滿。默默不欲飲食。心煩喜嘔。或胸中煩而不嘔。或渴。或腹中痛。或脇下痞。鞭。或心下悸。小便不利。或不渴。身有微熱。或欬者。與小

柴胡湯主之二

五六日。六經傳邪之候也。往來寒熱者。或作或止。或早或晏。非若瘧之休作有時也。以五六日而尚往來寒熱。則知邪未入陰。猶在少陽也。少陽之脉。雖行身之側。而其實則軀殼之裏層也。向外則由陽明達太陽。而爲三陽表也。向內則軀殼中之臟腑爲三陰裏也。少陽居于表裏之間。故爲半表半裏。邪在少陽。則所入已深。衛氣周行一身。故邪氣與衛氣合。則病作。與衛氣離。則病休。衛氣旋轉流行。如環無端。故其寒

熱之作。必待正邪相遇。所以有往來之不齊也。非若
太陽居表之最外。一層營衛所在。邪氣入之。即寒熱
不休也。其所以寒熱者。瘧論所謂邪並於陽則陽勝。
並於陰則陰勝。陰勝則寒。陽勝則熱也。胸脇苦滿者。
少陽脉之支者。別銳眚。下大迎。合於少陽。下頰車。自
頤合缺盆。以下胃中。貫膈絡肝屬胆。循脇裏。出氣街。
其直者從缺盆下腋。循胸過季脇。邪入其經。故胸脇
苦滿。或脇下痞鞭也。胸脇苦滿。故默默不欲飲食。然
邪在半裏。爲入陰之漸。且少陽與厥陰相爲表裏。所

以如厥陰證之默默不欲食。及飢不欲食。或腹中痛也。邪熱在胸。故心煩喜嘔。或但胸中煩而不嘔。或心下築築然悸動也。或渴或不渴者。寒熱往來。或作或止。即瘧論所云。或甚或不甚。故或渴或不渴也。邪在半表。故身有微熱。少陽之脉下胸中。邪入胸中而犯肺。故或欬也。或者或有或無。非必皆有也。大凡邪氣在表。表實則當汗解。邪氣在裏。裏實則當攻下。邪在膈上。將次入裏。則當用吐。今邪在半表半裏之間。汗之則達表之途遠。誤汗則陽氣虛而邪必犯胃。恐有

讖語煩悸之變生。吐下則內陷之機速。誤吐下則正氣傷而虛邪內侵。恐有驚悸之患作。故汗吐下皆在所禁。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。以下凡稱少陽病者。其見證皆具載此二條中。雖未必全見。或見一二證者。即謂之少陽病也。義見下條

小柴胡湯方

柴胡 半斤

黃芩 三兩

人參 三兩

甘草 三兩

半夏 半升

生姜 三兩切

大棗 十二枚擘

右七味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取六升。去滓。再煎取三升。溫

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柴胡湯而有大小之分者。非柴胡有大小之異也。蓋以其用之輕重。力之大小而言也。大柴胡湯能兩解表裏之邪者。以柴胡湯解其半表之邪。而以大黃攻下其在裏之實邪。其功力較大。故謂之大小柴胡湯。兼能和解半表半裏之邪。且可以調護其正氣。其功用較緩。故謂之小也。夫小柴胡湯乃升發少陽之要劑也。草木得陽氣而生。發陽氣出地而發生。草木陽氣附于草木。故木爲少陽。若木得邪氣而抑鬱不舒。

則少陽之氣不能宣布其發生矣。故六元正紀大論云。木鬱則達之。木氣條達則少陽之氣升發。天地變化而草木蕃矣。人身之陽氣由腎水中命門而出。從三陰而始達少陽。若爲邪氣所遏。其氣不得由陽明而達太陽。邪客其經。所以往來寒熱。胸脇滿而脇下痞硬。或嘔或渴之證。肝胆受邪。故口苦咽乾目眩也。邪在少陽。內逼三陰。達表之途遼遠。汗之徒足以敗衛亡陽。少陽雖外屬三陽。而入裏之路較近。下之適足以陷邪傷胃。汗下俱所不宜。故立小柴胡湯以升

發少陽之鬱邪。使清陽達表而解散之。即所謂木鬱
達之之義也。故少陽一經。惟此一方。無他法也。雖有
多證。亦不過因此出入變化而已。至變證已離少陽。
柴胡不中與之。則更用他法矣。雖後人之補中益氣
湯。及逍遙散之類。其升發清陽。開解鬱結之義。亦皆
不離小柴胡之旨也。方用柴胡爲君者。李時珍云。柴
胡乃手足厥陰少陽之藥。勞在脾胃有熱。或陽氣下
陷。則柴胡乃引清氣退熱必用之藥。李東垣謂能引
清氣而行陽道。傷寒外諸有熱則加之。無熱則不必

也。又能引胃氣上行。升騰而行春令。又凡諸瘡。以柴胡爲君。隨所在經。分佐以引經之藥。十二經瘡。疽中須用以散諸經血。結氣聚。愚按所謂清氣者。下焦所升清陽之氣也。謂之清陽者。蓋穀之濁氣降于下焦。爲命門真陽之所蒸。其清氣騰達于上。聚臆中而爲氣海。通于肺而爲呼吸。布于皮膚而爲衛氣。運行於周身内外上中下而爲三焦。附于肝胆而爲少陽風木。故清陽不升。內無以達。生發陽和之氣。所以外不能驅邪出表矣。陰陽應象論云。清氣在下。則生飧泄。

濁氣在上。則生膈脹。此陰陽反作。病之逆從也。因此而東垣有能引胃氣上行。升騰而行春令之語。瀕湖有脾胃有熱。陽氣下陷。引清氣而退熱之用。是下焦之真陽虛。則當以溫補命門為主。下焦之真陽不上行。則當以升發清陽爲急。必使陽氣運行。清陽出上竅。濁陰出下竅。清陽發腠理。濁陰走五臟。清陽實四肢。濁陰歸六府。然後陰陽各得其用也。小柴胡湯之用柴胡。蓋取其清陽發腠理也。黃芩者。佐柴胡而徹其熱也。藏氣法時論云。肝苦急。急食甘以緩之。故用

人參甘草之甘緩。胆爲奇恒之府。其精汁無餘。所以藏而不瀉。與他府之傳化不同。況少陽爲春生之始。氣春氣旺。則百物皆生。故十一藏皆取決焉。手少陽三焦以氣爲用。氣不旺。則不能運化流行。故以人參助其升發運行之力也。其在本方。已有因證加減之法。今世俗皆棄人參而不用。以爲穩當。乃盲醫不知虛實之故也。惟熱盛而邪實者。乃可去之。或有兼證之不相合者。亦可去也。若邪輕而正氣虛者。未可概去也。或邪氣雖盛而正氣大虛者。亦當酌其去取也。

如柴胡桂枝湯。雖發熱微惡寒。支節煩疼。微嘔而心
下支結。爲外證未去。乃太少兼證。故於小柴胡之半
劑。加入桂枝湯之半以兩解之。而人參仍不去也。又
如柴胡桂枝乾薑湯。雖已發汗而復下之。不爲不虛
矣。又以胸脇滿而微結。但頭汗出。往來寒熱。非惟少
陽之邪未解。太陽亦未解也。故增入桂枝乾姜枳實
牡蠣。而人參半夏薑棗皆減去矣。又如柴胡加芒硝
湯。雖有潮熱胃實之證。以其胸脇滿而嘔。本屬柴胡
證。奈以非其治之九藥下之。致成少陽壞病。故但加

芒硝而人參仍不去也。更如大柴胡湯以太陽病而過經十餘日。反二三下之。亦可謂虛矣。更後四五日而柴胡證仍在。故先與小柴胡湯。服湯而嘔不止。心下反急。鬱鬱微煩不解者。蓋因邪自太陽誤下入裏。且柴胡證仍在。故仍以柴胡解少陽之邪。加入大黃枳實。以攻入裏之邪。合而爲兩解表裏之劑。然以太陽入裏之熱邪未去。所以竟去人參也。若此之類。皆去取之法。乃小柴胡湯之變法也。總之邪氣獨在少陽。未見有去人參者。若兼太陽表症。及陽明胃實者。

未有不去人參者也。若能得其去取之旨。便能隨證
加減。無不得心應手矣。半夏辛溫滑利。可以去胸脇
之滿。及痞硬之邪。即半夏瀉心之義。非獨治痰蠲飲
也。生薑辛而能散。大棗甘而和緩。可以和營衛而調
其往來之寒熱也。以一方而該一經之證。苟非靈機
活潑。隨證轉移。曷足以盡其變哉。

後加減法

若胸中煩而不嘔。去半夏人參。加栝蒌實一枚。

傷寒鬱熱之邪。及中風之陽邪在胸。皆可發煩。邪在

少陽可煩。太陽之邪在胸亦煩。以邪熱搏聚于胃中而煩悶。不宜補氣。故去人參。外邪犯胃。寒飲聚于胃口則嘔。故用半夏之辛溫滑利以蠲飲。若不嘔。則邪未犯胃。飲未搏結。故去半夏也。括萋實甘寒潤燥降火治咳嗽。故加之以去胸邪而止煩熱。李時珍云。張仲景治胸痺痛引心背。咳唾喘息。及結胸滿痛。皆用括萋實。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氣。能降上焦之火。使痰氣下降也。成氏不知此意。乃云苦寒以瀉熱。蓋不當其味。隨文傳會耳。然括萋之性滑。半夏亦滑。因括萋

甘寒。宜于煩熱。半夏辛溫。故不用也。

若渴者去半夏。加人參合成四兩半。括萎根四兩。

半夏辛辣而溫熱。故不宜於燥渴。括萎根苦寒而能
徹熱生津。故宜加入。增人參者。所以益氣而添津液
也。

若腹中痛者。去黃芩。加芍藥三兩。

腹痛爲太陰脾病。張元素曰。芍藥白補赤散。能瀉肝
益脾胃。酒浸行經。上中部腹痛。與姜同用。溫經散濕
通塞利腹中痛。胃氣不通。白芍入脾經。補中焦。乃下

利必用之藥。蓋瀉利皆太陰病。故不可缺。得甘草爲佐。治腹中痛。熱則少加黃芩。寒則加桂。此仲景神方也。李時珍謂白芍益脾。能于土中瀉木。赤芍散邪。能行血中之滯。日華言赤補氣。白治血。欠審矣。如此。則丹溪所云腹痛多是血脉凝滯。亦必酒炒用。然止能治血虛腹痛。餘並不治之說。非確論矣。腹痛已屬太陰。黃芩寒中。故去之。愚謂太陰腹痛者。合溫藥治之則可。若兼陽明胃實腹滿而痛。當用承氣湯者。非芍藥所能治。若腹雖痛而有表邪未去者。亦未可用。不

可概以芍藥爲腹痛必用之藥也

若脇下痞硬。去大棗。加牡蠣四兩

少陽之經脉下胷中。貫膈屬肝絡胆。循脇裏。邪入其絡。故脇下痞硬。去大棗者。恐其甘緩也。牡蠣之加。成氏謂鹹以軟堅而已。後人皆附會焉。不知仲景但以之治脇下痞硬。而不用之以治心下痞硬。則知不但鹹以與堅。併可以平肝邪而入少陽之絡矣。神農本草經不言及此。惟名醫別錄有治心脇下痞熱之語。王好古亦云。以柴胡引之。能去脇下硬。以茶引之。能消

項上結核。以大黃引之。能消股間腫。以地黃爲使。能益精瀉小便。想亦有所自也。柴胡龍骨牡蠣湯中。用之以治胸滿煩驚。不可轉側。亦所以平木氣而解少陽之邪也。豈止鹹以稟堅之用邪。

若心下悸。小便不利者。去黃芩加茯苓四兩。

悸者。惕惕然跳動之謂也。然有心下心中臍下之不同。如心中悸而煩者。小建中湯之悸也。脉結代而心動悸者。炙甘草湯之悸也。發汗過多。又手冒心而悸者。桂枝甘草湯之悸也。汗出不解。發熱心下悸。頭眩。

身閼動振振欲擗地者。真武湯之悸也。發汗後臍下悸。欲作奔豚者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之悸也。凡此諸悸。皆太陽誤治之虛邪所致也。即少陽中風。兩耳無聞。目赤。胃滿而煩者。亦因吐下之虛而致驚悸也。雖傷寒脉弦細。頭痛發熱者。已屬少陽。若誤汗之。致胃不和而譫語者。當以小承氣和胃則愈。其證似乎胃實。然亦因邪在少陽。不可汗而汗之。邪乘誤汗之虛。陷入于胃。胃不和則煩而悸耳。亦虛邪也。至于三陰之悸。皆陰盛陽虛。可不言而喻矣。所以陽明一經。

實邪居多。故絕無悸病。惟太陽病而小便利者。飲水多。必心下悸。小便少者。必苦裏急之一條。與此義相符。蓋以太陽之熱邪。尚未入府。膀胱無熱。故小便通利。裏既無熱。所以飲水多。則水寒停蓄。胃氣不得流行。故心下築。築然悸動也。況於小便不利者乎。此以少陽虛無之府。以氣爲用。邪氣犯之。則虛。故小柴胡湯。以有人參之補。雖非飲水多而致心下悸。以小便不利。亦必三焦不運。陽氣不行。水飲停蓄於胃。故令心下悸也。去黃芩者。惡其寒中也。加茯苓者。取其淡

滲其性上行而下降。利水而瀉下。若小便得利。悸自當止耳。然既去黃芩之寒中。加茯苓之淡滲。則知中氣已寒。倘下焦無火。氣化不行。設小便仍不利者。五苓散或可採擇也。

若不渴。外有微熱者。去人參。加桂三兩。溫覆取微汗。愈。不渴則邪未入裏。外有微熱。則表證未除。去人參者。恐其固太陽之表邪也。然何以知其爲太陽之表邪乎。觀加桂去人參。則知爲太陽之表邪矣。溫覆取微汗。所以解太陽之風邪也。所謂加桂者。乃桂枝。非桂

肉也。李東垣曰。經云。味薄則發泄。故桂枝上行而達表。味厚則發熱。桂肉下行而補腎。此但曰加桂而未云桂枝。然以溫覆取微汗推之。知其爲桂枝無疑矣。傳寫脫落。其義可見。

若咳者。去人參。大棗生薑。加五味子半升。乾薑二兩。有聲無痰曰欬。欬者。肺氣上逆也。肺爲主氣之臟。通呼吸而行衛氣。若氣上逆。則不宜于補。故去人參大棗之甘。生薑則不必去也。加五味子乾薑者。即小青龍湯之制也。小青龍以水寒傷肺。故以此收肺氣之

逆。此方用之。其義一也。但肺寒氣逆者宜之。肺熱氣盛者。未可加也。所謂半升者。非今升斗之升也。以五味子而加半升。令人讀之。無不駭異。以爲五味子之酸收。本爲難用。寧有即用半升之理。孰知古之所謂升者。其大如方寸七。以銅爲之。上口方各一寸。下底各六分。深僅八分。狀如小熨斗而方形。嘗于舊器中見之。而人皆不識。疑其爲香爐中之器用。而不知即古人用藥之升也。與陶隱居名醫別錄之形像分寸皆同。但多一柄。想亦所以使用耳。如以此升之半作

一劑而分三次服之。亦理之所有。無足怪也。今廢而不用久矣。故人皆不知有此。謂即當今升斗之升。所以駭其用之不當。而曰古方不可治今病也。宜哉。

辨誤 條辨及尚論皆作傷寒五六日。中風往來寒熱。成無已注本。作傷寒中風五六日。其注中謂五。函曰。中風五六日。傷寒往來寒熱。即是或中風。或傷寒。非是。傷寒再中風。中風復傷寒也。即仲景所謂傷寒中風。有柴胡證。但見一證便是。正或中風。或傷寒也。其說頗合于理。當從之。方氏云。脉經作中風往來寒

熱傷寒五六日之後。心煩作煩心。心下作心中。身有
作外有。雖傳寫之不同。其實非二義也。

傷寒中風。有柴胡證。但見一證便是。不必悉具。_三

前二條。備言少陽經之諸見證。然未必諸證悉備。恐
後人必以諸證全見者。方爲少陽病。故又立此條。以
申明上文或胃中煩。或渴。或腹中痛等諸證。或有或無
之義也。傷寒中風者。或傷寒。或中風也。言傷寒中風
證中。凡見少陽證。即爲柴胡湯證。即使但見一證。便
是邪氣已入少陽。不必如上文之諸證悉具也。如但

見少陽本經證。止宜以小柴胡湯主之。若有他經兼症者。仍當以小柴胡爲主。而兼用他經藥治之。如已見柴胡證。而有太陽證未罷者。即以小柴胡加桂枝湯主之。如少陽未解。而陽明之裏邪已急。則用小柴胡去參甘。增入大黃爲大柴胡湯以兩解之矣。又如少陽誤治而爲壞病。則有柴胡加芒硝湯。及柴胡桂枝乾薑湯。柴胡龍骨牡蠣湯等方。皆一小柴胡湯之變制也。蓋以每見少陽一證。即以小柴胡主治。故稱柴胡證也。舊本柴胡湯諸加減方。皆雜入太陽篇中。

湖濱集
今悉收置少陽篇內。以小柴胡爲主方而總統之。而以諸方隸其下。俾學者循其序而施治焉。庶或可以希仲景之意。稍得其一二。未可知也。

傷寒四五日。身熱惡風。頸項強。脇下滿。手足溫而渴者。

小柴胡湯主之。四

四五日。三陽傳遍之後也。身熱惡風。項強。皆太陽表證也。脇下滿。邪傳少陽也。手足溫而渴。知其邪未入陰也。以太陽表症言之。似當汗解。然脇下已滿。是邪氣已入少陽。仲景原云傷寒中風。有柴胡證。但見一

證便是。不必悉具。故雖有太陽未罷之證。汗之則犯
禁例。故仍以小柴胡湯主之。但小柴胡湯當從加減
例用之。太陽表證未除。宜去人參。加桂枝。脇下滿。當
加牡蠣。渴則去半夏。加栝蒌根。爲是。

傷寒陽脉濇。陰脉弦。法當腹中急痛者。先用小建中湯
不差者。與小柴胡湯主之。五

陽主表。陰主裏。弦主肝邪動急。濇爲營血留滯。故弦
屬肝邪。濇爲陰脉也。寒在半表。衛氣不行。營血不貫。
則脉不流利而濇。邪入少陽。肝木氣旺。脉來勁急。則

弦。陽脉瀯者。蓋輕取其浮候則瀯也。陰脉弦者。重按其沈候則弦也。陽脉瀯則知營衛不和。氣血瀯滯而邪在半表。陰脉弦則知邪氣半已入裏。木旺乘土。太陰受病矣。太陰脾土。爲肝邪所犯。故腹中急痛也。腹中者。足太陰之脉。起于足大指之端。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。故腹爲太陰之部位也。急痛者。厥陰肝木動急之陰邪傷脾也。藏氣發時論云。肝苦急。急食甘以緩之。又云脾欲緩。急食甘以緩之。故先用小建中湯之甘。以緩肝脾之急。而建立中氣也。中氣已

旺肝邪當退矣。若猶不差者。是少陽之邪猶未解也。仍與小柴胡湯主之。以和解其邪。但恐腹中急痛。其中氣必寒。成氏去黃芩加芍藥之外。或薑桂可加入也。

傷寒五六日。頭汗出。微惡寒。手足冷。心下滿。口不欲食。大便硬。脉細者。此爲陽微結。必有表復有裏也。脉沈亦在裏也。此句應下文脉雖沈緊汗出爲陽微。假令純陰結。不復有外

證。悉入在裏。此爲半在裏。半在外也。脉雖沈緊。不得爲少陰病。所以然者。陰不得有汗。今頭汗出。故知非少陰

也。可與小柴胡湯。設不了了者。得屎而解。六

此條非但別少陽少陰之疑似。推而廣之。實六經辨別陰陽之精義也。五六日。邪氣入裏之候也。頭汗出。邪在陽經也。惡寒爲三陰之本證。而三陽之表證。亦皆惡寒。心下滿者。少陽病有胸滿。而少陰證中亦有胸滿。手足冷爲少陰。而厥陰有厥深熱亦深者。少陽有默默不欲食。而厥陰亦默默不欲食。唯大便硬。則與三陰無涉矣。諸證雜見。陰陽參錯。難於辨認。詳察其脉。若但細而未見沈遲者。此爲猶在少陽。但陽微

陰盛。陰邪結於裏。故有手足冷。心下滿。口不欲食之。
陰寒裏證。而更有頭汗出之陽證在。以此推之。此爲
陽微而結。其邪必有表復有裏也。若其脉沈。亦邪氣
在裏之脉也。雖手足冷。不飲食。似乎皆爲在裏之陰
邪。然頭汗出。猶爲陽證。但陽氣微弱耳。何以言之。假
令純陰結。不得復有頭汗出之外證。邪氣當悉入在
裏矣。此因尚有陽經之外證爲半在裏。半在外。故謂
之有表復有裏也。所以脉雖沈緊。尚不得爲少陰病。
其所以然者。邪在陰經。不得有汗。故少陰證中之汗

曰反汗出而爲亡陽也。今頭汗出則三陽之經絡皆上至頭。三陰之經脉劑頸而還。皆不上頭。故知非少陰也。邪氣仍在半表半裏。是仍在少陽也。可與小柴胡湯以和解之。設不了了者。設或目中不了了也。若至目中不了了。則邪氣已離少陽而歸陽明之裏矣。即陽明中篇之所謂目中不了了。睛不和。無表裏症。大便難。此爲實也。急下之之義。故當用土嚮奪之之法。所以謂之得屎而解也。若未至不了了。則邪氣尚在少陽。未可妄下也。

辨誤 尚論謂陽微結者。陽邪微結。未盡散也。以方
注作陽氣衰微。故邪氣結聚爲大差。云果爾。則頭汗
出爲亡陽之證。非半表半裏之證矣。果爾。則陰結又
是陰氣衰微矣。愚竊謂陽微結三字。而以陽邪微結
解之。是以微結二字聯講。故以陽氣衰微爲誤。然則
下文汗出爲陽微。句之陽微二字。又當作如何解。若
以頭汗出爲亡陽。則太陽上篇脉浮動數條中之但
頭汗出。餘無汗。劑頸而還者。及陽明篇中之但頭汗
出。身無汗。劑頸而還。小便不利。身必發黃者。皆爲亡

陽證邪。更以陰結爲陰氣衰微。則又是以曲作直。指鹿爲馬之談矣。豈知仲景本意。謂傷寒本應無汗。以衛陽衰弱。陽氣不固。所以頭汗出而微惡寒。故云汗出爲陽微。以見雖有手足冷。心下滿。口不欲食之陰寒裏證。而尚有汗出惡寒在表之陽邪。非純陰結也。假令純是陰邪內結。不得復有外證。當悉入在裏矣。以陽氣雖微。而其陽證尚在。故爲半在裏。半在外也。如此。則爲陽氣衰微而陰邪內結也明矣。豈可強詞奪理。謬以汗出爲亡陽之證。陰結爲陰氣衰微乎。平

心論之。是邪非邪。況目中不了了。自有陽明原文具在。寧可又以大柴胡爲和法乎。

傷寒腹滿譫語。寸口脉浮而緊。此肝乘脾也。名曰縱刺。
期門七

此二條。又示人以病無定例。法無定法。于艱難疑惑之中。另開手眼。即內經所謂揆度奇恒之類也。腹滿。足太陰脾病也。譫語。足陽明胃實也。腹滿爲脾藏寒。有可溫之理。譫語則胃家熱。又有可下之機矣。寸口。氣口也。氣口爲手太陰之脉。乃主氣之臟。營衛之氣。

五十度而復會于手太陰。故爲胃氣之脉。而胃爲水穀之海。五臟六府之大源。五味入口。藏于腸胃。以養五藏氣。皆變現于氣口。今氣口脉浮而緊。浮則爲風。緊則爲寒。皆邪氣在表之脉也。論證則邪不在表。言脉則邪不在裏。况太陰篇之腹滿。全無可汗之法。即陽明篇之腹滿。若脉浮而緊者。亦無可下之條。脉證參差。艱于施治。深察其故。若果邪氣在表。不應寸口獨浮。獨緊。脉尚浮緊。邪當在表。亦不應腹滿譌語。唯仲景知其邪犯中焦。所以獨變現于氣口。故命之曰。

此肝乘脾也。謂之肝乘脾者。乘其所勝也。以木性本能制土。乃五行生尅之常。于理爲順。于事爲直。故名之曰縱。縱者。紋理順直之謂也。旣無汗下之法。又知肝木尅制脾土。故以泄肝爲治。期門者。足厥陰肝經之募穴也。其脉起于足大指之大敦穴。終于乳下巨闕兩旁各四寸半之期門穴。自此內入。則屬肝絡膽矣。故刺之以瀉其盛。所謂隨其實而瀉之。則其氣平而邪自解矣。

傷寒發熱。蓄蓄惡寒。大渴欲飲水。其腹必滿。自汗出。小

便利其病欲解。此肝乘肺也。名曰橫刺期門。八

傷寒發熱。乃已發熱之傷寒也。蓄蓄惡寒。風邪在表也。大渴欲飲水之證。上篇中風發熱。六七日不解而煩。有表裏症。故渴欲飲水。此邪犯太陽之裏而渴也。又太陽病發汗後。大汗出。胃中乾。欲得飲水。此因大汗出後。胃中津液乾燥而渴也。上文風寒並感之渴。欲飲水。及陽明篇之渴欲飲水。口乾舌燥者。皆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。此等俱無表證而熱邪入胃之渴也。今發熱而蓄蓄惡寒。則邪猶在表。大渴欲飲水。則

邪又在裏。以表邪如此之盛。或兼見裏證者。固有之。然未必有若此之裏症也。裏症如此之甚。表邪未解者。亦有之。而未必猶有若此之表證也。其所以然者。雖係傷寒發熱。而蓄蓄惡寒。乃營衛不和之證也。蓋以肺主皮毛。而通行營衛。肺藏受邪。皮毛不密。故蓄蓄惡寒也。大渴欲飲水者。注家俱謂木盛則熱熾。非也。其腹必滿。豈獨飲水而後滿乎。腹滿本爲脾病。經脉別論云。飲入于胃。遊溢精氣。上輸于脾。脾氣散精。上歸于肺。通調水道。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。五經並行。

豈有所謂大渴欲飲水之證乎。此因肝木剋制脾土。故知其腹必滿。以脾病而不能散精。無以上輸于肺。則肺氣困弱。何以朝百脉而輸精于皮毛乎。是以嗇嗇惡寒。大渴欲飲水。以潤其枯涸也。此所謂肝乘肺者。肺本金藏。肝木之所受制。焉能乘之。以肝木之旺氣。乘剋土之勝。賈其餘勇。來侮困弱之肺金。于理爲不順。故謂之橫。若肺能自振。終不爲木所侮。其氣自能行營衛通皮毛。而自汗出。則發熱惡寒當解。能通水道無膀胱則小便利而腹滿當消。故曰其病欲解。

若未得解者。刺期門以泄肝邪之旺。則脾肺之圍解矣。

少陽傳陰

服柴胡湯已。渴者屬陽明也。九

註見少陽陽明篇

傷寒三日。少陽脉小者。欲已也。十

熱論云。三日少陽受之。則傷寒三日。乃邪傳少陽之時也。若邪在少陽脉必弦數而不小。三日而少陽脉小。爲少陽不受邪矣。即使已傳少陽而得此脉。亦必邪氣輕微。故爲將解而欲已也。

少陽病欲解時。從寅至辰上。十一

少陽者。發生草木之初陽也。自一陽來復于子。陽氣萌於黃泉。木氣即含生于少陰之中。至丑而爲二陽。至寅而三陽爲泰。陽氣將出。至卯則其氣上升于空際而爲風。陽氣附于草木。木得陽氣而生長。在人則陽氣藏于兩腎之中。所謂命門先天相火也。其陽氣流行于上中下者曰三焦。其成形而生長條達者曰胆。其氣旺于寅卯。至此而經氣充盈。正可勝邪。故爲病之欲解時也。至辰土而其氣已化。陽氣大旺。將成太陽。則陽不爲少矣。故曰自寅至辰上。

傷寒三日。三陽爲盡。三陰當受邪。其人反能食不嘔。此爲三陰不受邪也。十二

此所以驗陽邪不傳陰經之法也。素問熱論云。一日巨陽受之。故頭項痛。腰脊強。二日陽明受之。陽明主肉。其脈俠鼻絡于目。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。三日少陽受之。少陽主胆。其脈循脇絡于耳。故脅脇痛而耳聾。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于藏者。故可汗而已也。四日太陰受之。太陰脈布胃中絡于嗌。故腹滿而嗌乾。五日少陰受之。少陰脈貫腎絡于肺。繫舌

本。故口燥舌乾而渴。六日厥陰受之。厥陰脉循陰器而絡于肝。故煩滿而囊縮。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。以此推之。則傷寒三日。自太陽而之少陽。三陽爲盡矣。四日當傳太陰。而三陰當受邪矣。若已傳太陰。其脉布胃絡噤。腹滿噤乾。自不能食矣。即太陰篇首所謂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時腹自滿之證也。若其人反能食不嘔。是邪氣未入太陰。故爲三陰不受邪。其邪即從陽經解矣。

傷寒六七日無大熱。其人躁煩者。此爲陽去入陰故也。_三

此言邪自三陽傳入三陰之驗也。傷寒六七日。邪持三陽已久。而身無大熱。似乎陽經之邪已解。當無躁煩之證矣。蓋躁者。陰邪也。煩者。陽邪也。邪在陽分則煩。邪入陰經則躁。其人躁煩者。知其爲陽邪傳入陰經之故也。陽去入陰。非但指少陽之邪傳入陰經也。即太陽陽明之邪。雖不由少陽。亦可傳入。前人所謂越經傳者是也。所以仲景不獨言少陽而總言之曰。陽去入陰也。以少陽爲三陽盡處。與三陰爲鄰。故以此二條附入少陽篇後。以爲邪氣傳陰與不傳陰之

辨也

少陽禁例

傷寒脉弦細。頭痛發熱者。屬少陽。少陽不可發汗。發汗則譫語。此屬胃。胃和則愈。胃不和則煩而悸。十四

寒邪在太陽而頭痛發熱者。脉必浮緊。若傳入少陽。則胆腑肝臟皆屬東方木氣。所以脉見弦細。此太少不同之診也。故云屬少陽。然邪入少陽。已在三陽之第三層。逼近于裏。其入已深。達表不易。以並無邪氣之太陽居表。汗之適足以損泄衛陽。使胃中之津液外走。而胃脘之陽亦亡矣。陽亡而邪氣乘虛入胃。故

云發汗則譫語也。譫語者。邪氣入胃。胃實所致也。邪既屬胃。是屬陽明而非少陽矣。故當和胃。如陽明篇以小承氣和胃。今大便微溏。胃和則愈也。胃不和者。以陽氣虛損之胃。邪熱陷入而胃虛邪實。所以煩悶而築築然悸動。此少陽誤汗之變症也。可不慎歟。

少陽中風。兩耳無所聞。目赤。胸中滿而煩者。不可吐下。吐下則悸而驚。十五

上文云傷寒。此言中風。上文言傷寒邪入少陽禁汗。此言少陽中風禁吐下。非謂傷寒中風禁各不同。皆

互相發明之意也。前云傷寒脈弦細者屬少陽。乃太陽傳少陽之語。此條直曰少陽中風。爲本經自受之邪。似有二義。然亦非謂傷寒必自太陽傳來。中風偏可本經自感。亦皆互明其義也。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眦。上抵頭角。下耳後。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。出走耳前。至目銳眦後。陽邪入絡。故兩耳無所聞而目赤也。其支者別銳眦。下大迎。合手少陽。下頸。合缺盆。以下胷中。故胷中滿而煩也。邪在少陽。已在半裏。吐下則胃虛邪陷而變生矣。以虛邪在裏。與正氣不協。故

胃不和而惕惕然悸動也。少陽與厥陰藏府相爲表裏。至少陽之腑邪深入犯臟。致厥陰肝藏受邪而驚駭也。此少陽誤吐誤下之變也。臨證施治。其可忽諸。

壞病

本太陽病不解。轉入少陽者。脇下硬滿。乾嘔不能食。往來寒熱。尚未吐下。脉沈緊者。與小柴胡湯。若已吐下。發汗溫鍼譏語。柴胡證罷。此爲壞病。知犯何逆。以法治之。六
壞病說已見太陽壞病條下。此一節乃少陽經之壞病也。以下誤治諸條。皆犯少陽禁例。致生變證。皆壞病也。以其不循本經治法。妄施汗下。因而生變。乃醫壞之也。故稱壞病。但變證已生。本證已壞。非復柴胡之舊矣。故于臨症之時。當審其形勢。察其變端。知犯

何經何絡。何藏何府。何虛何實。何故變逆。然後以法治之也。法者。即下條諸治逆之法也。

此條言本太陽受邪而不解。遂致轉入少陽也。脇下硬滿。乾嘔不能食。往來寒熱。即首條往來寒熱。曾脇苦滿。默默不欲食。心煩喜嘔。脇下痞硬之柴胡湯證也。邪傳少陽。汗吐下三法俱在所禁。若尚未吐下。則治不爲逆。脈雖沈緊。似乎寒邪已入于裏。而其往來寒熱。脇下硬滿之半表證尚在。是脈雖沈緊。而邪氣猶在少陽。未入于裏也。故當仍與小柴胡湯。若已吐

下發汗溫針。而致邪陷入裏。胃實譫語者。是邪不在少陽。而柴胡證已罷矣。此爲醫所壞也。察之而知其所犯何逆。而以下文諸法治之也。

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。若柴胡證不罷者。復與柴胡湯。必蒸蒸而振。却發熱汗出而解。十七

柴胡湯證。即前往來寒熱。胸脇硬滿。默默不欲食。心煩喜嘔。或渴或不渴等證也。凡見此證。不必悉具。皆當以小柴胡和解其邪。不宜用汗下等法。若見此證而誤下之。幸無他變。柴胡證不罷而仍在者。此雖誤。

下而未至變逆。邪氣尚在少陽也。當復與柴胡湯。必蒸蒸而振。蒸蒸者。熱氣從內達外。如蒸炊之狀也。邪在半裏。不易達表。必得氣蒸膚潤。振戰鼓慄。而後發熱汗出而解也。然服小柴胡湯而和解者多矣。未必皆蒸蒸而振也。此因誤下之後。元氣已虛。雖得柴胡和解之後。當邪氣已衰。正氣將復之際。但元氣已虛。一時正難勝邪。必至邪正相搏。陰陽相持。振戰寒慄。而後發熱汗出而解也。若正氣未虛者。不必至振戰而後解也。若正氣大虛。雖戰無汗者。是真元已敗。不

能作汗也。危矣殆矣。

傷寒五六日。嘔而發熱者。柴胡湯證具。而以他藥下之。柴胡證仍在者。復與柴胡湯。此雖已下之。不爲逆。必蒸蒸而振。却發熱汗出而解。若心下滿而硬痛者。此爲結胸也。大陷胸湯主之。但滿而不痛者。此爲痞。柴胡湯不中與之。宜半夏瀉心湯。十八

此解已見痞症條下。因本是少陽變證。故復見于少陽本篇。其上半截。是承上文語。言誤下之而不變逆者。復與柴胡湯。必蒸蒸而振。却發熱汗出而解。若誤

下之後。心下滿而硬痛者爲結胃。但滿不痛者爲痞。二者雖有陰陽虛實之分。皆以誤下變逆。非復少陽本證。皆壞病也。故曰柴胡不中與之。結胃爲陽經熱入之邪。故以大陷胃湯攻之。其陰經虛痞之邪。則以半夏瀉心湯開之。所謂知犯何逆。以法治之之義也。詳見痞結條中。

得病六七日。脉遲浮弱。惡風寒。手足溫。醫二三下之。不能食而脇下滿痛。面目及身黃頸項強。小便難者。與柴胡湯。後必下重。本渴而飲水嘔者。柴胡湯不中與也。食

穀者噦十九

此言誤下之後。已成壞病。不可仍用柴胡湯再誤也。
六七日。六經傳遍之後。入裏傳陰之時也。脉遲。非寒
邪入裏。及邪中三陰之遲也。浮弱。即太陽中風陽浮
陰弱也。言風邪在衛。脉但陽浮而陰弱。尚未鬱而爲
裏熱。未見數脉。故云遲也。惡風寒者。即太陽上篇
畜惡寒。淅淅惡風。乃陽浮陰弱之見證也。手足溫。非
繫在太陰之脉浮緩而手足自溫之溫。亦非少陰手
足溫者可治之溫。併非厥陰晡時脉還之手足溫也。

此所謂手足溫者。言脈雖遲而惡寒。其手足則溫。病已六七日。而其邪猶在太陽。非若三陰之脈沈遲則手足厥冷也。俗醫不知脈遲浮弱而惡風寒。爲表邪未解。但拘日數之多。而于脈症不加察焉。意謂六七日之久。邪必在裏。遂二三次下之。致裏虛邪陷。由少陽而內入陽明之裏。故有不能食而脇下滿痛之少陽證。面目及身黃之陽明裏症。即陽明篇所謂瘀熱在裏也。邪雖內陷。究竟頸項仍強。則太陽陽明之表證猶在。然何以知其爲兩經之表證乎。蓋頸在身之

前而屬陽明。項在身之後而屬太陽故也。又因裏熱
內瘀。腸胃之傳化失常。三焦不運。氣化不行。故小便
難。若小便利。則不能發黃矣。如此之表裏有邪。三陽
俱病。而與柴胡湯。不惟不足以和解少陽之邪。而太
陽陽明未散之表邪。及陽明發黃之瘀熱在裏得湯
中人參甘草之滯補而愈固。所以濕熱下墜。後必下
重也。後謂大便也。下重者。非下體沈重。即大便後重
皆濕熱壅滯。欲大便而後重不得出也。瘀熱在胃。故
本渴。渴而飲水。胃中之實邪壅塞。則不能容受。胃氣

不行。則小腸亦不能傳送。故小便不利。膀胱不瀉。腸胃不通。大氣不得流行。所以上逆而嘔也。若此者。非少陽一經獨病。故曰柴胡湯不中與也。然則何以治之。仲景不云乎。知犯何逆。以法治之。所謂法者。如此條未下以前之證。不過脈遲浮弱而惡風寒。前太陽中風之治。即法也。二三下之後。致不能食而脇下滿痛。則小柴胡一法也。至面目及身黃。則爲陽明裏證。柴胡湯即不中與之矣。茵陳蒿湯一法也。中風之頸項強。乃太陽陽明之表證。桂枝加葛根湯一法也。傷

寒之頸項強。有麻黃之葛根湯。又一法也。太陽之小便不利。五苓散。一法也。陽明之小便不利。猪苓湯。一法也。若少陽陽明兼證之胃實者。則有表裏兩解之大柴胡湯。一法也。若少陽陽明兼證而正虛裏實者。則柴胡芒硝湯。又一法也。此等諸法。不可枚舉。論中無不具載。但貴臨證施治。審證察脈。詳辨經絡。分別虛實。何重何輕。何主何客。何先何後。應用何法。應服何方。或一方加減。或兩方合用。量時度勢。以定取捨。真所謂圓融活變。觸類旁通。經云。審察病機。無失氣

宜者是也。至于食穀者噦。以不能食而脇下滿痛。身黃小便不利。而又有下重渴嘔之證。若再誤犯穀氣。必至噦而不治矣。噦者。即呃逆也。靈樞云。平人之噦者。穀入于胃。氣注于肺。有故寒氣。與新穀氣。俱還入于胃。新故相亂。真邪相攻。氣併相逆。復出于胃。故爲噦。若病深而噦。乃胃敗而中氣將絕也。故素問寶命全形論云。鹽之味鹹者。其氣令器津泄。弦絕者。其音嘶敗。病深者。其聲噦。人有此三者。是爲壞府。毒藥無治。短針無取。此皆絕皮傷肉。血氣爭黑。所以仲景陽

明中風。即有加噦者不治之語。其原文與此條亦大同小異。乃成氏以爲食穀者物聚而噦。方氏謂過飽則亦當噦噦。豈有病至如此之劇。尚能過飽乎。觀其以噦噦並言。是以呃逆與噦食氣同論矣。輕重不分。吉凶不辨。毫不知其爲不治之證。所以疑其爲末後尚有脫落。不知仲景以不治之證作結。彼竟茫然不知。何哉。尚論并棄而不載。又不知何意。前輩用心。終莫知其意指也。

傷寒五六日。已發汗而復下之。胸脇滿微結。小便不利。

渴而不嘔。但頭汗出。往來寒熱。心煩者。此爲未解也。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。二

傷寒發汗。固所宜然。雖五六日。若表證未除。非必當攻下之期也。必察其汗後表證盡去。裏邪已實。然後方可議下。汗下得宜。自無他變矣。今已發汗而復下之。致胃脇滿而微結。是必汗不徹而表邪未盡。因下早而外邪內陷也。胃脇滿者。邪入少陽也。少陽之脈下頸合缺盆。下胃中。循脇裏故也。微結者。邪之所結者小。不似結胃之大且甚也。小便不利而渴者。汗下

兩竭其津液之所致。雖爲太陽之邪入裏而犯膀胱。然亦少陽之兼證也。不嘔者邪未盡入少陽也。但頭汗出。則知邪在陽經。未入于陰也。邪氣既不全在于表。又未全入于裏。而在半表半裏之間。少陽之分。故往來寒熱也。心煩。邪在胃膈也。凡此者皆太少兩經之外證未解。小柴胡湯不中與也。故以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。

柴胡桂枝乾薑湯方

柴胡

半斤

桂枝

三兩

乾薑

三兩

枳實

四兩

黃芩

三兩

牡蠣

三兩

甘草

二兩

右七味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取六升。去滓。再煎取三升。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初服微煩。後服汗出便愈。

名曰柴胡桂枝乾薑湯。實小柴胡湯加減方也。小柴胡湯後加減法云。若胃中煩而不嘔。去半夏人參。加栝蒌根。蓋胃中煩則邪熱入裏。以有邪氣者不爲虛。故去人參。恐其固邪氣也。加栝蒌根。所以召津液而止渴潤燥也。不嘔則胃無邪氣。痰飲不積。又以渴故所以不用半夏之辛溫也。若脇下痞硬。去大棗加牡

蠭今胃脇滿而微結。故去大棗之甘緩。牡蠣鹹寒。能治傷寒寒熱。脇下痞熱。故加入也。若不渴。外有微熱者。去人參。加桂枝。溫覆取微汗。今既不渴。而又往來寒熱。以但頭汗出。太陽之邪未去。故去人參也。加桂枝所以解肌而除太陽未去之邪也。誤下之後。胃陽已傷。邪氣已結。加入乾薑。辛以開結。溫以守中。同黃芩則寒熱相因。調劑之功成矣。

傷寒六七日。發熱微惡寒。肢節煩疼。微嘔。心下支結。外證未去者。柴胡桂枝湯主之。

此條雖非誤治。然亦失治之證也。傷寒至六七日。經盡傳裏之候也。發熱微惡寒。支節煩疼。即傷寒首條發熱惡寒。骨節疼痛之表症猶未解也。微嘔而心下支結。則邪犯胃膈矣。胸雖太陽部分。然足少陽之脈下頸入缺盆。下膈中。故寒熱而嘔。又爲少陽症也。其邪氣支結于心下。已爲半裏之症。發熱惡寒。支節煩疼。又爲在表之邪。是邪氣半在表。半在裏也。以外證未去。固當解表。而少陽又禁汗。故不用麻黃而以柴胡爲主。加入桂枝湯。以和解太少二陽之邪也。

辨誤 成氏云。支散也。王肯堂云。支結。支撐而結也。若訓作散。則不能結矣。方注云。支結。言支飲搏聚而結也。喻氏云。心下支結。邪結于心下偏旁。不中正也。若謂支飲結于心下。夢語喃喃。吾不識支飲爲何物也。諸說紛紛。畧無定論。愚謂成氏以散字訓之。固誤。而方氏以支飲搏聚爲解。亦未中窾。尚論謂邪結于心下偏旁。而不中正。若果如其說。則仲景不謂之心下矣。諸說之中。當以支撐之解爲近。是後更有支飲懸飲之支。義頗相同。然疑義未悉。不敢穿鑿。姑留以

俟智者之辨

柴胡加桂枝湯

柴胡

四兩

桂枝

一兩半

又參

一兩半

甘草

一兩

半夏

二合半

黃芩

一兩半

芍藥

一兩半

生薑

一兩半

大棗

六枚

右九味。以水七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分溫服一升。

小柴胡及桂枝湯之義。各見本方論中矣。此因太少兼證。故用兩方合治之法。然邪自太陽陷入而結于心下。則必由陽明少陽之經。假道而入矣。但用柴胡

桂枝而不及陽明者。以陽明裏證居多。無解肌發求之專藥。且無陽明見症故也。太陽陽明證中。雖有葛根湯。亦必借麻黃桂枝兩方。加入葛根以解其邪耳。然既曰傷寒。不用麻黃而但用桂枝者。豈桂枝湯非太陽傷寒之禁劑邪。蓋以邪入少陽。即以少陽爲主。即前所謂傷寒中風。有柴胡證。但見一證便是。不必悉具之義也。邪在少陽。又在禁汗禁下之例。故但以桂枝合柴胡。並解太少之邪也。以兩方各用原方之半。合作一劑同用。故謂之柴胡加桂枝湯也。然表邪

尚盛之傷寒。參芍非所宜用。當於臨證時去取可也。
傷寒八九日。下之。胸滿煩驚。小便不利。譫語一身盡重。
不可轉側者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。
二十二

八九日。經盡當解之時也。下之。誤下之也。胃滿。誤下
裏虛。邪氣陷入也。煩者。熱邪在膈而煩悶也。驚者。邪
氣犯肝。肝主驚駭也。小便不利。邪自少陽而入裏。三
焦不運。氣化不行。津液不流也。譫語。邪氣入裏。胃熱
神昏也。一身盡重。靈樞謂脾所生病也。不可轉側。足
少陽胆病也。言傷寒八九日。經盡當解之時而不解。

因誤下之後。使太陽之經邪。傳至少陽而入裏也。然
何以別其爲少陽乎。少陽篇云。少陽中風。胃中滿而
煩。及胃中煩而不嘔。或心煩喜嘔。或小便不利者是
也。靈樞經脉篇云。足少陽之脉。其支者下頸合缺盆
下胃中。貫膈絡肝屬胆。循脇裏。是動則病心脇痛。不
可轉側。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在泉。燥淫所勝。肝木
受邪。民病左肱脇痛。不可反側者。蓋胆附于肝。少陽
厥陰相爲表裏。仲景所謂藏府相連也。經脉篇云。足
太陰之脉。屬脾絡胃。是動則病身體皆重。故厥陰在

泉風淫所勝。濕土受尅。則身體皆重也。蓋以邪氣入胃。胃病而脾亦病也。太陰陽明論云。脾胃以膜相連耳。皆因誤下而陽虛陰盛。故一身盡重而不可轉側也。所以脉解篇有云。所謂不可反側者。陰氣藏物也。物藏則不動。故不可反側也。然此條經絡糾紛。變症雜出。未可以尋常治療也。故以小柴胡為主。加龍骨牡蠣湯主之。

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

柴胡

四兩

半夏

二合洗

龍骨

一兩半

牡蠣

一兩半

人參 一兩半

茯苓 一兩半

鉛丹 一兩半

桂枝 一兩半

大黃 二兩

生薑 一兩半

大棗 六枚擘

右十一味。以水八升。煮取四升。內大黃切如碁子。更煮一二沸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

邪入少陽。故以小柴胡之半劑為主。以和解少陽之邪。人參以補益下後之虛。半夏以滑利胃膈之氣。薑以宣達其陽氣。棗以和潤其津液也。去甘草者。恐助胃滿也。去黃芩者。陽虛陰盛。避寒涼也。桂枝辛溫。助陽和衛。合薑棗而為桂枝去芍藥湯。可以汗解太陽。

之餘邪。而成太少兩解之劑。其去芍藥者。恐其益陰收斂也。且桂枝全湯。爲傷寒之禁劑者。亦惡芍藥之酸收也。下篇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中之去芍藥。亦此義也。牡蠣者。小柴胡本方加減法中。原有脇下痞硬者。去大棗加牡蠣四兩之法。觀其但用之于脇下痞硬。而不用之于心下痞硬。則知非但鹹以更堅。抑且可以平木氣而伐肝邪矣。李時珍云。龍者。東方之神。故其骨與角齒。皆主肝病。許叔微云。肝藏魂。魂遊不定者。以此治之。則亦非但前人所謂重澀而已。總

之一身皆重。不可轉側。皆少陽肝胆之邪。偏著于膽耳。二物之用。既能平肝木之邪。又以鎮重之性。兼治其煩驚也。若曰載神之舟楫。則枯骨朽殼。豈能載虛靈之生氣乎。吾恐未必然也。至于鉛丹一味。皆以爲鎮重心藏之驚。余細閱論中。並無心臟受病之文。若必以驚爲心病。則仲景胡不以丹砂鎮之。而偏以鉛丹爲重。蓋心固主驚。而肝臟亦主驚駭。是故鉛丹之爲物也。非惟金能制木。重可鎮驚。況鉛本北方之黑。因製煉之功。化而爲南方之赤。則坎離一交。水火既

濟以之治肝木之邪。有三家相見之奇。五行攢簇之妙矣。大黃乃蕩滌之藥。熱邪在胃。譫語神昏。非比不療。但因下後之虛。故切如碁子。僅煮一二沸。使性味不全。則不成峻下矣。同人參則補瀉兼施。佐茯苓則滲利並用。此所以爲非常之治也。殫心思。竭智力。其所以爲立法之聖歟。

太陽病。過經十餘日。反二三下之。後四五日。柴胡證仍在者。先與小柴胡湯。嘔不止。心下急。鬱鬱微煩。爲未解也。與大柴胡湯下之。則愈。二十三

邪入太陽循經而行。六日而經盡。六日以後。第七日爲一經。至十餘日而太陽之邪不解。謂之過經不解。即太陽總證中所謂再作經也。以太陽之邪久而未解。當仍以汗解爲是。而反二三下之。後四五日而柴胡證仍在者。則知雖屢經誤下。而外邪猶未全入于裏。尚在少陽半表半裏之間。故先與小柴胡湯。服湯後而嘔不止。則少陽半表半裏之邪猶未解也。心下急。則邪已入陽明之裏。胃邪實而脹滿矣。熱邪在裏。故鬱煩也。表裏俱未解。邪不獨在少陽一經。小柴胡

不中與也。當以表裏兩解之大柴胡湯下之。則愈矣。
大柴胡湯方

柴胡 半斤

黃芩 三兩

芍藥 三兩

半夏 半升

枳實 四枚

大黃 二兩

生薑 五兩切

大棗 十二枚擘

右八味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取六升。去滓再煎。溫服一升。
日三服

大柴胡湯者。以小柴胡爲主治而增減以大其用也。
蓋小柴胡爲少陽一經之專劑者。以不出不納之胆
腑。以氣爲用之三焦。邪入其經。不過虛無偏勝。邪正

不和之氣耳。故以柴胡黃芩生薑半夏以解散其邪。人參甘草以補其正。大棗之甘緩以和其性。所謂和解之劑也。至邪既內入。已歸陽明之裏。乃有形之實邪。則當以承氣湯攻下之矣。此以少陽未罷。陽明裏實。若但用和解之小柴胡。不惟不足以解散少陽半表之客邪。而人參甘草反足以助陽明胃家之實熱。故于小柴胡中。去人參甘草之補。增入小承氣之半。以泄胃中之實熱也。用芍藥者。以參甘既去。故用之以扶土斂陰。兼平少陽木氣之邪。李時珍謂芍藥能

于土中瀉木者是也。兩方合用。則二陽並治。表裏兼施。故爲兩解之劑云。

太陽病。過經十餘日。心下溫溫欲吐。而胃中痛。大便反溏。腹微滿。鬱鬱微煩。先此時自極吐下者。與調胃承氣湯。若不爾者。不可與。但欲嘔。胃中痛。微溏者。此非柴胡證。以嘔故知極吐下也。二十四

此辨症似少陽而實非柴胡症也。言邪在太陽。過一候而至十餘日。已過經矣。而有心下溫溫欲吐。胃中痛。大便反溏。腹微滿。鬱鬱微煩之證。若先此未有諸

症之時已自極其吐下之者。則知胃氣爲誤吐誤下所傷。致溫溫欲吐而大便反澹。邪氣乘虛入裏。故胃中痛而腹微滿。熱邪在裏。所以鬱鬱微煩。乃邪氣內陷。胃實之症也。胃實則當用攻下之法。以胃氣旣爲吐下所虛。不宜峻下。唯當和其胃氣而已。故與調胃承氣湯。陽明篇所謂胃和則愈也。若不爾者。謂先此時未曾極吐下也。若未因吐下而見此諸症者。此非由邪陷所致。蓋胃爲太陽之分。邪在胃膈。故溫溫欲吐而胃中痛也。大便反澹。熱邪未結于裏也。腹滿鬱

煩邪將入裏而煩滿也。若此者。邪氣猶在太陽。爲將次入裏之徵。若以承氣湯下之。必致邪熱陷入而爲結胃矣。故曰不可與也。但前所謂欲嘔胃中痛微澹者。雖有似乎少陽之心煩喜嘔。胃脇苦滿腹中痛之證。然此非柴胡症也。更何以知其爲先此時極吐下乎。以欲嘔乃胃氣受傷之見證。故知極吐下也。

太陽病十日以去。脉浮細而嗜卧者。外已解也。設胃滿脇痛者。與小柴胡湯。脉但浮者。與麻黃湯。

二十五

十日以去。言十日已過也。傷寒之脉浮緊。浮則邪氣

在表。緊則寒邪固閉。至十日已去而脈見浮細。浮則按之無力。細則邪解正虛也。同一浮脈。浮緊則爲寒邪在表者。以浮而緊也。緊則有力。故爲邪氣實。浮細則爲邪退正虛者。以浮而細也。細則弱小。故爲正氣虛。仲景所謂浮爲在表。浮則爲虛之別也。且嗜卧則正虛而倦怠。邪退而安靜矣。故爲外已解也。設或胃滿脇痛者。是太陽雖罷。而邪已轉入少陽矣。故與小柴胡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。若其脈但浮而不細。又無胃滿脇痛之少陽見證。則是寒邪獨在太陽之

表。故當以麻黃湯發汗也。

辨誤。成氏謂脉浮細而嗜卧。表已罷也。病雖已和。解之。並不言設胃滿脇痛者。與小柴胡湯之義。豈太陽病雖已。無故而又以治少陽之小柴胡湯和之。是毫不知太少之傳變。病情之進退。方法之各殊而混解之。其何以闡發仲景立法之旨乎。方氏云。脉浮細而嗜卧。大邪已退。胃滿脇痛。則少陽未除。試問十日以去。脉未浮細之前。少陽證安在。而曰未除邪。又云脉但浮則邪還表。故與麻黃湯。不知仲景之意。云脉

若不細而但浮。爲邪氣但在太陽。故與麻黃湯。非已傳少陽而又還表也。未達其旨而解之。其爲注也不亦難乎。

傷寒十三日。胃脇滿而嘔。日晡所發潮熱。已而微利。此本柴胡證。下之而不得利。今反利者。知醫以圓藥下之。非其治也。潮熱者。實也。先宜小柴胡以解外。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。

二十六

傷寒邪氣六日而遍行於六經之表。七日經盡當衰。素問熱論篇所謂七日巨陽病衰是也。十三日則已。

再經矣。而邪猶未解。胃脇滿而嘔。日晡所發潮熱。已而微利者。何也。十三日不解。胸脇滿而嘔。則邪傳少陽矣。日晡所發潮熱。邪氣又入陽明矣。已而微利者。因誤下而胃虛邪陷所致也。此等胃脇滿而嘔者。本柴胡證。因少陽半表之邪未解。邪持表裏之間。故下之而不得利。今反利者。知庸醫不察表裏。以丸藥下之耳。蓋丸藥但能攻裏而不能解表故也。以兩經兼證。捨少陽之半表不治。而僅攻陽明之裏邪。致胃氣一虛。少陽之邪。併陷入裏而反下利。非其治也。前所

謂潮熱者。胃實也。胃邪雖實。奈少陽半表之邪未去。當先用小柴胡湯以解外邪。然後再以柴胡湯加入芒硝下之。則胃中之熱邪亦解。所謂胃和則愈也。然有潮熱胃實之證。仍留人參而不去者。以少陽本屬虛邪。又以十三日之久。元氣自耗。更因誤下之虛。故雖加瀉實之芒硝。而人參不去也。

柴胡加芒硝湯方

于小柴胡湯方內。加芒硝六兩。餘依前法

服

熱入血室

婦人中風發熱惡寒。經水適來。得之七

遲身涼。胸脇下滿。如結胃狀。譫語者。此爲熱入血室也。

當刺期門。隨其實而瀉之。

二十七

言婦人中風而在發熱惡寒。表證未解之時。經水適來。得之而至七八日之間。熱退身涼而脉遲。似乎邪氣已解。不意胃脇下滿。如太陽熱邪內陷結胃之形狀。且譫語者。何也。蓋少陽之胃脇滿。邪在半表半裏。尚屬陽分。必往來寒熱。其脉必弦細而數。陽明胃熱。

之讖語。脉必實大。此證則脉遲而熱除身涼矣。臨證之時。殊令人不解。仲景云。此爲熱入血室也。大血室者。衝任二脉也。靈樞謂天地有四海。人身亦有四海。而衝脉爲血之海。素問上古天真論云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。任脉通。太衝脉盛。月事以時下。骨空論云。衝脉者。起于氣街。並少陰之經。俠臍上行。至胷中而散。唐王太僕云。任脉當臍中而上行。衝脉俠臍兩傍而上行。氣街者。穴名也。衝脉起于氣街者。從少腹之內。與任脉循腹並行也。靈樞云。衝脉者。十二經之海。與

少陰之絡起於腎下。出於氣街。又曰衝脉任脉者皆起于胞中。上循脊裏。爲經絡之海。其浮而外者。循腹各行。會于咽喉。別絡唇口。血氣盛則皮膚熱。血獨盛則滲灌皮膚生毫毛。由此言之。衝任二脉從少腹之內。上行至中極之下。氣街之內。明矣。愚按衝任二脉皆奇經中之陰脉也。陰血充盈。氣滿當瀉。溢入子宮而下出。謂之月事。以時下。如太陰晦朔弦望之候。盈縮各有其時。月事之下。猶月之盈極當虧也。衝任爲經血所積受之處。故謂之血室。此以中風寒熱之時。

適遇衝任盈滿。當瀉之候。或熱邪煎逼。胞脉已開。子宮之血方出。而熱邪排闥直入。致爲熱入血室也。熱但內入血室。陽分無邪。故熱除而身涼。邪已陷入陰中。遂現陰症之脉。故脉遲也。衝脉俠臍上行。至胃中而散。且胃脇爲少陽脉之所至。肝爲厥陰藏血之臟。與少陽相表裏。藏病則府亦病。即下文所謂藏府相連。故少陽亦病而胃脇下滿。如結胃狀也。讞語者。邪在陰分。即下文所云晝日明了。暮則讞語。如見鬼狀也。此爲邪熱入于足厥陰肝經藏血之臟。當刺肝經

之募穴名期門者。以泄其邪。乃隨其邪氣所實之處而瀉。其有餘之邪也。

婦人中風。七八日續得寒熱。發作有時。經水適斷者。此爲熱入血室。其血必結。故使如瘧狀。發作有時。小柴胡湯主之。二十八

前條但言中風之寒熱。此條承上文止言續發之寒熱。前但云經水適來。此但云經水適斷。蓋因中風發熱惡寒之時。經水適來。以致熱入血室。既入之後。邪熱阻絕。遂致經水適斷。所以其血必結。非後人所謂

適來爲經之初來。適斷爲經之已盡。而謂之乘虛而
入也。至後血弱氣盡。或可言經盡耳。謂之結者。邪與
血結。氣乖凝聚而不得出也。邪血凝聚于經絡胞脉
之間。內未入府。外不在表。而在表裏之間。仍屬少陽。
故使如瘧狀。而發作有時也。當以小柴胡湯主之。前
後婦人中風兩條。仲景雖分言之。以互相發明其義。
而學者當合論之。以悉其旨可也。但前以七八日而
脉遲身涼。此以七八日而續得寒熱。皆熱邪已入之
變症。又示人以熱入血室之見症。頗有不同。無一定

之式。未可執泥以生疑貳也。但不揣愚昧。意謂仲景氏雖但曰小柴胡湯主之。而湯中應量加血藥。如牛膝桃仁丹皮之類。其脉遲身涼者。或少加薑桂。及酒製大黃少許。取効尤速。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。若不應用補者。人參亦當去取。尤未可執方以爲治也。古人立法。但與人以規矩而已。學者臨證消息可也。所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其是之謂乎。

婦人傷寒發熱。經水適來。晝日明了。暮則譫語。如見鬼狀者。此爲熱入血室。無犯胃氣。及上二焦。必自愈。

二十九

前言中風。此言傷寒。以見風寒鬱熱之邪。皆可入血室而致變也。傷寒發熱者。謂寒邪已發熱而經水適來也。晝日明了者。邪不在陽分氣分。且晝則陽氣用事。衛氣行陽二十五度之時。生氣通天論云。平旦人氣生。日中而陽氣隆。日西而陽氣已虛。氣門乃閉。是也。暮則譫語者。邪在陰分血分。夜則陰氣用事。衛氣行陰二十五度之時。五藏生成篇云。人卧則血歸于肝。肝受血而能視。熱邪入陰血之分。故不得眠而譫語如見鬼狀也。熱入血室。非惟不在營衛。而更與腸

胃無涉。故曰無犯胃氣。病在下焦。血分與上二焦絕。不相關。汗吐下三法。徒損無益。犯之適足以敗胃亡陽。故禁止之。曰無犯胃氣。使真元無損。正旺邪衰。必自愈也。設或未解。期門可刺。如前小柴胡加減可用也。

血弱氣盡。腠理開。邪氣因入。與正氣相搏。結于脇下。正邪分爭。往來寒熱。休作有時。默默不欲飲食。藏府相連。其痛必下。邪高痛下。故使嘔也。小柴胡湯主之。

三

血弱氣盡者。謂血氣皆虛也。言經血已盡之後。不惟

血弱而氣亦虛衰矣。蓋人以陽氣陰血兩相依附而成形體。蓋血瀉之後。氣亦隨之而虛矣。以血弱氣盡之時。營衛不密。腠理偶開。邪氣因其開而遂入。與正氣兩相搏聚而結於脇下。少陽之分。正氣與邪氣分爭。一如少陽症之往來寒熱。休作有時。默默不欲飲食。其所以然者。以少陽與厥陰。肝臟胆腑。與其他藏府不同。胆附肝葉之中。兩相連屬。故胆病肝亦病也。此條邪從腠理而入。與前熱入血室不同。然經盡血虛之候。邪氣乘虛而入。與熱入血室無異。肝爲藏血

之臟。足厥陰之脉起于足大指。上循足跗。上膕內廉。循股陰。入毛中。過陰器。抵小腹。邪入其絡。則小腹必痛。故其痛必下。邪在少陽而結于胸脇。故曰邪高痛在厥陰之絡而居少腹。故曰痛下。所以謂之邪高痛下也。邪在胸脇。而厥陰之氣又上逆。故使嘔也。證雖藏府相連。而邪結脇下。往來寒熱。默默不欲食。皆少陽本病也。故以柴胡湯主之。而厥陰血分之藥。或可量入也。

附合病併病篇

合病併病總論

合病者。兩經三經一時並受。見證齊發。不似傳經之以此傳彼也。其證與前三陽篇之表裏證同。其當汗當下。不可汗下皆同。以其並感齊發。無先後之不齊。故謂之合。併病者。此經傳入彼經。遂至兩經俱病。非若傳經之此經傳入彼經。邪既傳入彼經。而此經之證隨罷也。謂之併者。一經病而併及他經亦病。故謂之併。然傷寒論中。惟三陽有合併病。二陰證中無之。蓋因太陽皆屬汗

證。陽明多下症。而少陽全不可汗下。其治法迥殊。不可淆亂。故立法森嚴。精詳審辨。倘治法一差。變證立至。非若三陰證之陰寒相似。理中四逆輩可通用也。故立合病併病之條。以見兩經三經之病。偏多偏少。何重何輕。當以何者主治。何者當禁。如太陽證當汗。而與少陽合併。則禁汗。如陽明當下。而太陽證未罷。則仍當汗。而禁下。又如三陽合併。有少陽證在內。則汗下皆禁。若太少證俱罷。則仍可下之類也。然合病併病。非三陽經諸證之外。更別有合併病也。其合併之義。即所以申明三陽

傳變之中。又有兩經三經齊病。非傳非變者。更有一經病。併及他經亦病。遂至兩經皆病者之分別也。總之中風傷寒。有一定之例。一曰傳經。乃以此傳彼。彼病而此罷也。設有未罷。不可但治受傳之經。如太陽未罷。不可下。少陽未罷。不可汗下之類也。二曰合病。乃兩經三經一時並感。見證齊發也。三曰併病。乃一經受病。傳入他經。而本經之證仍未罷。彼此皆病也。至若變證。非天然自感之病。皆誤治失治所致。乃人事所召。即壞病也。又不在定例中矣。夫傷寒論中之合併二義。自當各因其

證治。分隸三陽條下。如當汗之併病。及用麻黃湯之合病。自當隸于太陽篇中。如用葛根湯。及葛根半夏湯之合病。當隸于太陽陽明篇中。用大承氣。及白虎湯之合併病。當隸于陽明中篇。如用黃芩湯。及黃芩半夏生薑湯。至刺大椎。刺肺俞。肝俞。刺期門之合併病。當隸于少陽篇中爲是。舊因王叔和編次之時。雜亂于三陽篇中。不使各歸本屬。而成氏注本。又不正其失。一任其顛倒錯亂。以後注家。雖議論繁多。而絕不及此。致尚論另立一門。後之學者。遂疑爲三陽諸證之外。又有合併二病。

未免多岐之惑。今若仍散歸諸篇。恐于叢雜之中。讀者
模糊閱過。未能專悉其義。故仍喻氏之舊。而發明其意。
庶令閱者專而易曉。與各歸本篇無異矣。倘得其理。夾
然。又何求焉。

辨誤 方氏條辨云。合之爲言。相配偶也。輕重齊。多少
等。謂之合。以陽明切近太陽。所以合也。其說如此。豈少
陽與太陽。僅多陽明之一間。遂無合病邪。若是。則下文
太陽與少陽之合病何來。喻氏遂因之而廣其說云。兩
經之證。各見一半。如日月之合璧。王者之合圭璧。界限

中分。不偏多偏少。愚謂日月遙相對照。光滿而爲望。日月同處東北甲地。兩相併合。全晦而爲合朔。究未必中分。各爲一半也。至于圭璧。則有桓圭。信圭。躬圭。穀璧。蒲璧之不同。謂之五瑞。九峯蔡氏云。古者天子錫諸侯以命圭。圭頭斜銳。其冒下斜。刻大小長短廣狹如之。諸侯來朝。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。察其同異。以辨其僞。故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。即周書顧命所謂上宗奉同冒者是也。豈中分一半之謂乎。且二璧之形。圓而中虛。亦未必中分其半也。然合病之兩經受邪。亦偏多偏少。故

有麻黃承氣黃芩白虎諸湯。偏于一經之治。並未中分其半。况更有三經合病者乎。竊未敢以爲然也。至併病條下。方氏又云。併猶合也。云彼此相兼合。而有輕重多寡之不同。謂之併。以少陽間陽明。去太陽遠。故但兼併也。竊謂太陽行身之背。少陽行身之側。陽明行身之前。何間之有。亦何遠之有。豈有不能合。而但兼併之理邪。若果如是。則但當有太陽與少陽之併病。不當有太陽與少陽合病矣。何合併皆有太少之條乎。喻氏又因兼併而曰。兩經之症。連串爲一。如索貫然。即兼併

之義也。遂有秦併六國之喻。殊足惑亂人意。若曰如秦併六國。則六經病證皆當併入一經矣。豈止兩經兼併而已哉。嗟嗟。仲景之立法也何精。後人之注釋也何晦。仲景之爲後世慮也何深。後人之讀其書也何淺。嗚呼。道之不明也。有以夫。

合病證治第十五

太陽與陽明合病。喘而胸滿者。不可下。麻黃湯主之。一
太陽陽明合病者。謂太陽陽明兩經皆有見證也。以
兩經見證之中。有喘而胸滿之證。是太陽之表邪偏
重于陽明也。豈方氏所謂輕重齊。多少等。及喻氏兩
經各見一半乎。夫喘者。肺邪盛滿之所致也。寒邪入
腠而肺主皮毛。皮毛爲肺之合。肺臟受邪。故氣滿而
喘也。所以傷寒首條。即曰頭痛發熱。身疼腰痛。惡風
無汗而喘者。麻黃湯主之。蓋麻黃爲辛散肺氣之專

藥。杏仁爲滑利肺氣之要藥。湯中惟桂枝爲解散衛邪之太陽經藥耳。仲景以手太陰藥治足太陽病者。皆以肺主皮毛故也。且胃爲太陽之部位。脈要精微論云。背者。胃之府也。足太陽之經脈凡四行。皆在背而行于督脈之兩旁。痺論云。衛氣循皮膚之中。分肉之間。熏于盲膜。散于胃腹。營衛皆統于太陽。故胃屬太陽。胸滿者。太陽表邪未解。將入裏而猶未入也。以陽明病而心下硬滿者。尚不可攻。攻之遂利不止者。死。況太陽陽明合病乎。此以太陽表症未罷。攻之恐

邪陷變逆。故曰不可下。而以麻黃湯專發太陽之寒邪也。此條當自太陽傷寒例中遺出。

太陽與陽明合病者。必自下利。葛根湯主之。

三十二

太陽陽明合病。雖與前條同義。然上條之邪在胃脘。猶未犯胃。此曰必下利。則邪已內侵而犯胃矣。蓋以太陽之熱邪。既在營衛。而陽明之熱邪。又盛于肌肉之間。兩經之邪熱併盛。不待全陷而熱邪內逼。胃中之真氣不守而必下利矣。然雖下利。而其邪猶在于表。未可責之于裏。既非誤下之後。胃氣未虛。斷不可

河漢集 卷一
以協熱下利之法治之。當仍以兩經之表證爲急。故以葛根湯主之。蓋以麻黃桂枝解太陽營衛之邪。加入葛根。以解散陽明肌肉之經邪。早解其表。即所以杜其入裏之途也。

辨誤 尚論謂葛根湯。即桂枝湯加葛根。不用麻黃者是也。其說恐非。當云中風自汗者。用桂枝加葛根湯。傷寒無汗者。用有麻黃之葛根湯。乃爲活法。陽明篇首有汗出惡風者。太陽陽明中風也。故用桂枝加葛根湯。無汗惡風者。太陽陽明傷寒也。故用葛根湯。

葛根湯。乃桂枝麻黃之合劑而加葛根者。桂枝加葛根湯。乃桂枝全湯而加葛根者也。此但曰葛根湯。而不曰桂枝加葛根湯。豈非用麻黃者乎。然下文葛根加半夏湯已有麻黃。此條之葛根湯。已不待言矣。況前有麻黃者。但稱葛根湯。無麻黃者。即名之曰桂枝加葛根湯矣。又何庸辨乎。

太陽與陽明合病。不下利。但嘔者。葛根加半夏湯主之。

三十

如前太陽與陽明合病。不下利。而但嘔者。是鬱熱之

表邪內攻。不下走而上逆也。嘔則邪在胃中而犯胃
口。故于兩經解表之葛根湯。加入辛溫蠲飲之半夏。
以滑利胃膈之邪也。

葛根加半夏湯方

葛根

四兩

麻黃

三兩
去節

桂枝

二兩

芍藥

二兩

甘草

二兩

生薑

三兩

大棗

十二枚

半夏

半斤

右八味。以水一斗。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。去白沫。內諸
藥。煮取三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覆取微似汗。
義見注中

太陽與少陽合病。自下利者。與黃芩湯。若嘔者。黃芩加

半夏生薑湯

三十四

太少兩陽經之證。並見而爲合病。太陽雖在表。而少陽逼處于裏。已爲半表半裏。以兩經之熱邪內攻。令胃中之水穀下奔。故自下利。當用黃芩撤其熱。而以芍藥斂其陰。甘草大棗。和中而緩其津液之下奔也。若嘔者。是邪不下走而上逆。邪在胃口。胃中氣逆而爲嘔也。故加半夏之辛滑。生薑之辛散。爲蠲飲治嘔之專劑也。

黃芩湯方

黃芩 三兩

芍藥 二兩

甘草 二兩

大棗 十二枚

右四味。以水一斗。煮取三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日再。夜一服。若嘔者。加半夏半升。生薑三兩。

黃芩加半夏生薑湯

即附前方服法內

陽明少陽合病。必下利。其脉不負者。順也。負者。失也。互相尅賊。名爲負也。脉滑而數者。有宿食也。當下之。宜大

承氣湯

三十五

陽明者。胃土也。少陽者。肝胆木也。兩經俱感。二經之證並見。熱邪連結。逼近于裏。裏受外迫。土受木刑。胃

土不守。水穀下奔。故必下利。而其脉不負者爲順而無害。若負者。則爲喪失之敗證矣。所謂負者。即勝負之負也。以木土剋賊之證。而胃家之真氣無損。則其脉雖或數或大。而其沖和渾厚之氣仍在。是木雖剋土而土不受傷。故爲順而無害。是謂有胃氣者生也。若土受木剋。胃土之氣傷敗。其脉或弦細勁急而懸絕。或如新張弓弦。或如循刀刃。如按琴瑟。或右寸關弦細短促而不可按。或微細而結代之類。是中土已壞而呃忒手足逆冷。青黃塵垢之色必現。爲真氣喪

失之死證。所以謂之相剋賊。名爲負也。素問陰陽別論云。脉有陰陽。凡陽有五。五五二十五陽。所謂陰者。真藏也。見則爲敗。敗必死也。所謂陽者。胃脘之陽也。三陽在頭。三陰在手。所謂一也。愚按經義。蓋以胃脘之陽。爲二十五陽之主。其後天生和長養之氣。皆由此出。謂之三陽在頭者。言三陽經之胃脉。在結喉兩旁各一寸半之動脉。名曰人迎。三陰經之胃脉。在右手魚際後一寸之寸口脉。名曰氣口。即手太陰肺脉也。故曰肺朝百脉。經云。氣口獨爲五藏主者。以胃爲

水穀之海。五藏六府之大源。五味入口。藏于腸胃。以養五藏氣。氣口者。脉之六會。五藏六府之氣皆變現于氣口也。此二脉者。皆同一診候胃氣之脉。故曰所謂一也。若存冲和渾厚之氣。則爲不負而順。若無胃氣冲和。即爲真藏之脉而失矣。若其脉滑而數者。滑則有力而流利。乃胃實氣旺之象。爲順而不負之脉。滑數則熱邪盛于裏。氣食實于胃。故爲有宿食停留。視其舌胎黃黑而厚。按其胃脘及繞臍硬痛者。是少陽陽明之經邪。皆歸陽明之府矣。故當下之。宜大承。

氣湯

三陽合病。脉浮大。上關上。但欲眠。睡目合則汗。三六

成氏以浮屬太陽。大爲陽明。其說雖是。而不知浮大之脉。但見于關上。蓋指陽明脉浮大而言也。觀下文見證。皆屬陽明。即可知矣。更以關脉獨候少陽之氣。而曰胆熱則睡。豈右關亦候肝胆邪。其說尤未盡善。素問脉要精微論云。附上。左外以候肝。內以候鬲。右外以候胃。內以候脾。關上者。指關脉而言也。仲景辨脉篇中。稱尺脉曰尺中。關脉曰關上。寸脉曰寸口。內

經則但言尺中寸口而不言關蓋言尺澤爲尺中魚
際爲寸口。尺寸之中則爲上下之半。故謂之關。所以
全部內經。但有尺脉寸口而不及關也。至平人氣象
論中。于尺寸則疊疊言之。而並不言關也。今言脉浮
大而上關上者。謂關脉之浮大。上出關上也。然左關
雖候肝而少陽胆經。乃肝之合也。故少陽受邪。浮大
于左。右關候脾胃。故邪入陽明而右關浮大也。其不
言左右而但言脉浮大。上關上者。乃該左右而合言
之。以見邪自太陽而來。與少陽熱邪。陽明熱邪。三經

鬱熱之氣並蒸。令人蒙昧昏冒。故但欲眠睡也。目合則汗者。即陽明中風條下所謂脉但浮者。必盜汗出之義也。此本陽明中風。故脉浮大。中風本陽浮陰弱。原多自汗。而目合則衛氣內入。不能司其開闔。毛孔不閉。所以汗出也。此條三陽合病。在太陽則當汗解。在陽明又當攻下。惟少陽受邪。汗之則譏語。下之則悸而驚。所以汗下皆禁。然三陽俱受邪。何以獨重少陽而禁汗下乎。仲景云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。但見一證便是。不必悉具。蓋言若見少陽一證。即當以少陽

爲主故也。然則仲景不言治法，其終何以施治乎。曰：浮大之脉，獨見于關上。且欲眠睡，目合則汗，皆爲陽明見證。是邪熱獨盛于陽明矣。捨汗下和解之法，其惟下文之同治乎。

三陽合病，腹滿身重，難以轉側。口不仁而面垢，譫語遺尿。發汗則譫語，下之則額上生汗，手足逆冷。若自汗者，白虎湯主之。

三十七

腹滿身重，即陽明篇所謂其身必重。腹滿而喘，及腹滿痛之類也。難以轉側，口不仁而面垢者，靈樞經脉

篇云。足少陽之脉。是動則病。口苦善太息。心脇痛。不能轉側。甚則面有微塵。身無膏澤。至真要大論。陽明在泉。及陽明司天。民病喜嘔。嘔有苦。善太息。心脇痛。不能反側。甚則噤。乾面塵。身無膏澤。此皆陽明燥金司氣。少陽肝胆受邪之應也。然胃開竅于口。靈樞云。胃和則口能知五味矣。此所云口不仁。是亦陽明胃家之病也。譌語。邪熱在胃也。惟遺尿則邪在足太陽之裏。熱在下焦。故膀胱不攝而妄出也。以三陽合病而見證如此之劇。既有少陽並受之邪。汗下皆在所

禁汗之則犯少陽之戒。故譏語。病至譏語遺尿。正氣已自不守。若下之則胃陽喪失。而額上生汗矣。何也。頭爲諸陽之所聚。而陽明行身之前。額則陽明之位也。素問陽明脉解云。四肢者。諸陽之本也。太陰陽明論云。四支皆稟氣于腎。誤下而胃陽喪亡。致邪氣入陰而手足厥冷。故汗下皆在所禁也。若雖見前三陽諸證而又自汗者。知太少之邪已減。獨歸併于陽明之裏。即陽明篇首所謂身熱汗自出。又所謂陽明病法多汗者是也。邪熱在裏。既不須汗。又不堪下。故

以白虎湯主之

併病證治第十六

二陽併病。太陽初得病時。發其汗。汗先出不徹。因轉屬陽明。續自微汗出。不惡寒。若太陽病證不罷者。不可下。下之爲逆。如此可發小汗。設面色緣緣正赤者。陽氣怫鬱在表。當解之。熏之。若發汗不徹。不足言。陽氣怫鬱不得越。當汗不汗。其人躁煩。不知痛處。乍在腹中。乍在四肢。按之不可得。其人短氣。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。更發汗則愈。何以知汗出不徹。以脈濇故知也。

三八

二陽。太陽陽明也。併病者。謂太陽雖受邪。雖已傳入

陽明而太陽仍未罷。兩經俱病也。此條雖云二陽併病。其創法之意。蓋示人以兩經之邪。有偏盛于太陽者。治法亦當以太陽爲主。未可輕治陽明也。自太陽初得病時。至汗出不惡寒句。是言太陽轉入陽明之故。即傳經之義也。乃一條之總義。自若太陽病證不罷者。至可小發汗句。是汗不徹而太陽未罷之輕者。此段爲客。面色緣緣正赤句。至末。方是主。謂太陽之邪正盛而未解。其初入陽明之邪。尚輕而可忽。當以太陽表證爲主治也。意謂太陽初得病時。發其汗。汗

先出不微。其邪不得盡去。因而轉屬陽明。邪既轉屬陽明。隨即有自微汗出。不惡寒之陽明見證。非若太陽證之身熱惡寒無汗也。即陽明篇首之身熱汗自出。不惡寒反惡熱之義也。若邪已轉屬陽明。而太陽病證尚有不罷者。是表證猶未盡除。邪氣未歸陽明之裏。胃邪未實。爲不可下。下之爲逆。如此等未盡之表邪。不過因汗出不微耳。其邪去多留少。可小小發其汗。邪當自解。設若病人之面色緣緣然正赤而浮現于面者。乃陽氣爲寒邪所閉。怫鬱于表。當汗解之。

或熏之取汗。此雖同一汗出不徹之證。其留邪甚多。一如全未解散之太陽表邪。若前所謂發汗不徹。可小發汗之說。又不足言矣。此因陽氣怫鬱爲寒邪所束。怫鬱于皮膚腠理之間。不得發越。乃當汗不汗。致令人鬱悶煩躁也。不知痛處者。謂所受寒邪。若但在太陽之表。則如傷寒首條。有身疼腰痛。骨節疼痛之證。其痛處自有定在。此因寒邪雖在太陽。已曾轉屬陽明。而陽明之經已在肌肉之分。且腹中四肢皆陽明胃經之所屬也。是以素問太陰陽明論中有四肢

皆稟氣于胃之語。陽明篇中。即有脉浮大而短氣。腹都滿之證。蓋因太陽邪氣初轉陽明。在經在腑。未有定所。故覺乍在腹中。乍在四肢。按之不可得。其人氣短耳。即素問離合真邪論所謂此邪新客。溶溶未有定處也。見證如此。雖太陽初轉陽明。而太陽表證正盛。陽明不足論也。但坐以汗出不徹之故。更發其汗。則愈矣。然何以知其汗出不徹乎。夫脉者。氣血流行之動處也。寒傷營血。不得汗泄。陽氣鬱滯。血脉不快于流行。則瀉。此以脉瀉。故知之也。

二陽併病。太陽證罷。但發潮熱。手足漿漿汗出。大便難而譫語者。下之則愈。宜大承氣湯。三九

太陽陽明併病。與上條同義。但上文則太陽證多而未解。雖有陽明證而猶未可下。當專以太陽主治而宜汗。此條則言太陽證已罷。但有潮熱手足汗出。大便難而譫語等陽明胃實諸證。應以陽明爲治而當下。皆示人以辨證施治之法也。

太陽與少陽併病。頭項強痛。或眩暈。時如結胸。心下痞硬者。當刺大椎第一間。肺俞肝俞。慎不可發汗。發汗則

譫語。脉弦。五六日譫語不止。當刺期門。

罕

頭項強痛。太陽證也。眩冒。少陽肝胆病也。足少陽之脉。起于目銳眦。足厥陰之脉。上入顙顙。連目系。邪熱在少陽。肝胆臟腑相連。熱邪在絡。上侵目系。故眩冒也。或眩冒者。或時眩冒也。時如結胃者。時或如結胃之狀。而實非結胃也。少陽之脉。下頰車。合缺盆以下胃中。邪在少陽。故時如結胃而心下痞硬也。況胃又屬太陽者乎。邪在太陽則當汗。邪在少陽則禁汗。太陽與少陽併病。亦不可汗。既不可汗。則兩經鬱熱之

邪無可解之法。故當刺大椎第一間。及肺俞肝俞。又
叮嚀之曰。慎不可發汗。發汗則譏語。與少陽篇禁例
無異也。大椎者。背脊共二十一節。最上之第一節骨
上。即百勞穴也。肺俞者。第三椎兩旁各一寸半之二
穴也。肝俞者。第九椎下兩旁各一寸半之二穴也。刺
大椎者。所以泄頭項強痛之邪也。刺五分。留三呼。瀉
五吸。刺肺俞者。泄肺氣以開皮毛也。寒邪客于皮毛。
皮毛者。肺之合也。然泄肺氣而開皮毛。本當以麻黃
湯發汗。乃爲正治。因太少併病不可發汗。故刺之以

泄皮毛而代麻黃湯之汗也。可刺三分。留七呼。刺肝
俞者。瀉少陽之邪也。可刺三分。留六吸。凡此三刺。皆
可泄兩經之氣。解太少之邪者也。故邪在少陽。慎不
可發汗。發汗則裏虛邪陷而譫語矣。譫語則邪犯陽
明。脉當洪大而不弦。弦者。少陽肝胆之邪也。脉弦而
五六日譫語不止。是木邪盛而未欲解也。故當刺肝
經之募穴期門。以泄其邪。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。

辨誤 條辨不知胃屬太陽。及少陽之脉亦下胃中
而以胃爲陽明部分。固謬。又疑云肝與胆合。刺肝俞

以瀉少陽。肺與膀胱非合也。以肺主氣。故刺之以通膀胱之氣化歟。不知太陽之表邪在外。膀胱之氣化在裏。通其在裏之氣化。豈能即解在外之表邪。其說更謬。尚論不加揆度。遂取其說以爲說云。膀胱不與肺合。然肺主氣。刺肺俞以通其氣。斯膀胱之氣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。嗚呼。以智者而亦蹈前人之轍跡。其亦以盲引盲之謂乎。嘻。

太陽少陽併病。心下硬。頸項強而眩者。當刺大椎肺俞肝俞。慎勿下之。四十一

此即上文之證治也。以上文但言不可發汗而未言不可下。故此條又重申不可下之禁也。

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。成結胃心下硬。下利不止。水漿不下。其人心煩。罕三

上文所謂時如結胃。乃其本證。非誤下之變。故不過時常如結胃之狀。而心下痞硬。乃似結胃而非結胃也。此因太少兩經併病。皆不可下。以不可下者而反下之。遂成結胃心下硬。又因誤下之虛。中氣不守而下利不止。邪陷胃中而水漿不下矣。其人心煩者。誤

下之後。陽邪陷膈。故作虛煩也。然其證已劇。而仲景不立治法。致方氏疑爲脫簡。而尚論云。併病即不誤下。已如結胃心下痞硬矣。沈誤下乎。比太陽誤下之結胃。殆有甚焉。且其人心煩。似不了之語。以太陽經結胃證悉具。煩躁者亦死。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。愚恐未必盡皆死證也。夫三陽經之煩證不一。皆非死證。惟煩躁並見者爲重耳。以煩屬陽而躁屬陰也。所以三陰之手足厥而煩躁者多死。而三陽篇中如汗不出而煩躁者。爲邪氣不得外泄之表實。故用

大青龍湯之汗劑。如發汗若下之。病仍不解而煩躁者。爲陽虛陰盛之裏虛證。故以茯苓四逆湯溫之。唯結胃證悉具而煩躁者死。蓋以太陽誤下。邪已陷入而爲結胃。且諸證悉具。煩躁則陰極陽亡。所以死也。此雖亦以反下而成結胃。其人雖心煩而未躁。或有治法。未可知也。當于仲景諸煩證中。約略尋討其活法可也。

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

溯源集

卷七 併病證治

十四

虛白室